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每份售五百元·

第一卷 第七期

專論

說民主 蕭公權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提得起·放得下 周綬章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上) 胡先驌

科學叢談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觀察通信

痛定思痛·爲誰而戰·殺了又殺·此結怎解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南京的外交圈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野行記 卞之琳

尾頁

鳥的浩刼·勞萊哈台·負生偶記·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鏞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綦維蓀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撰稿人·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三星牙膏

的確頂好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到處有售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二　至四轉接各部

上海辦事處：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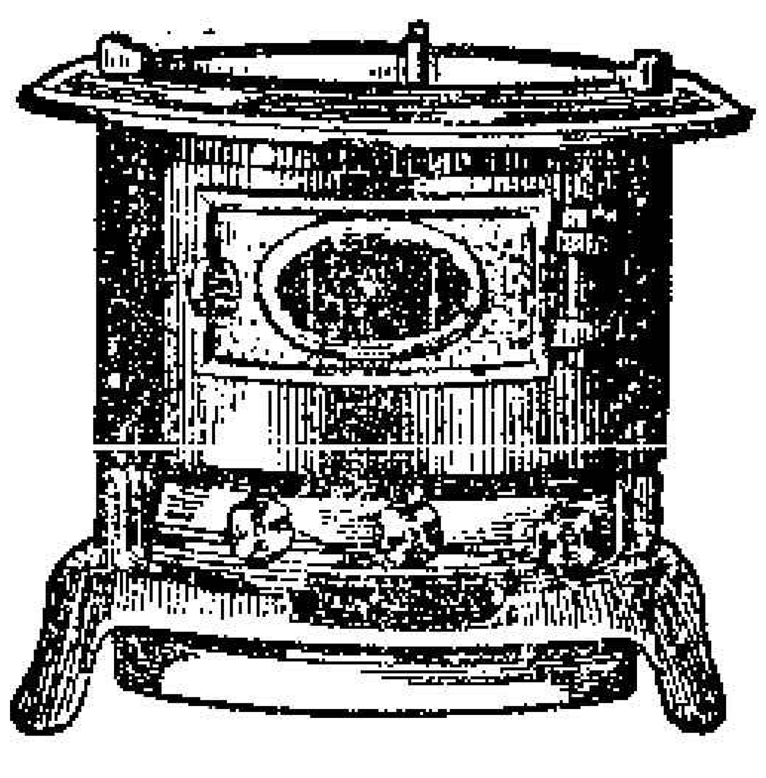
質地堅固
火力強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註冊商標

鷹球牌經濟爐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歡迎本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褚家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八二三三七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第七期

卅五年十月十二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店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濟南總經售：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青寧總經售：蘭州鳴遠文化社

本期作者

蕭公權：燕京大學教授
簡貫三：立法院立法委員
周綬章：中央大學
胡先驌：前中正大學校長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卞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說民主

蕭公權

什麼是民主？在今天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學理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人類利害的實際問題。英國外相貝文曾說：『締造和平之途徑異常艱苦。尤其當各國不同之政治觀念使其益趨複雜之時，此種困難之解決常因欲採納特權意識形態之願望而受阻礙。（中略）不幸我蘇聯友人之一切演說及文字中均只有一項理論，即僅有渠等代表工人，僅有渠等係屬民主。渠等對若干其他政府之觀念爲：彼等係屬法西斯或類似性質之政府。因此引起一項觀念，即蘇聯之安全僅當舉世每一國家已採納蘇維埃制度時始克保持。是爲獲致和平最大障礙之一。』（中央社倫敦六月四日路透電）貝文這一段批評蘇聯的話雖未完全正確，但他指出各國因所持的政治觀念不同，所取『民主』的解釋不同而發生誤會的事實，卻充分地說明了民主問題的嚴重性。人類爲了民主與獨裁政治觀念的衝突發動了一次世界性的大戰。不料在民主戰勝獨裁以後竟爲了民主觀念的歧異而不能恢復圓滿的和諧。

細考今日民主爭執的要點，實在乎「政治民主」觀念與「經濟民主」觀念之未能調協。政治民主的觀念可以用英美的傳統自由主義來代表。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人人同樣具有生存所必需的若干權利，而個人本身具有實現這些權利的能力。政治社會的目標就在以人民公共的力量保障權利使其不遭侵害。人民固然不許暴君苛政侵害權利。他們也不歡迎仁君仁政『越俎代庖』替他們滿足生活的需要或決定生活的方向。因此自由主義者認定全民自治是政治組織的極詣。爲了辦事的便利起見，人民不必自己操持行政之權，但決定何事須辦的權力必須操於人民之手。爲了適應近世廣土衆民的環境起見，人民不必行使古希臘式的直接民權，但人民必須有選舉代表和改組政府的權利。自由主義者相信：只要有了政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人民的一切權利都有了保障。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民權思想家因爲想對君主專制加上致命的打擊，所以往往偏向於放任主義。照他們看來，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政治家和政論家逐漸感覺放任的缺點而加以修正。政府職權範圍逐漸擴大。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經濟、工作、財產、教育逐漸受政府的干涉。然而擁護民主政治的人士並不承認政府做事增多便是人民權利減少。只要政府多做些事的這個政策是由人民自己或其代表所決定的，而不是別人替他們決定的，它便符合民主的條件。假如人民不滿意現在的政策或政府，他們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有改定或改選的權利。兩黨以上的政黨制度就由此產生了。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所注重的是政治民主。歐洲中世以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始於人民選舉權的承認，終於人民選舉權的普及。換言之，政治民主的中心，就是人民的政治平等。人民的社會及經濟平等誠然隨着政治平等而有改進。中世紀的階級界限到了近世已經大體消泯。然而社會經濟平等不是自由主義的主要目標。他們只主張個人應當決定他自己生活的方向及形態，正如民族應當決定它自己的制度政策一樣。社會不應當劃分貴賤貧富的階級，強迫人民受不平等的待遇。但也不應當干涉管制人民，強迫着人人受同樣的待遇。政府可用適當的辦法，使才智

能力優越的人得着幫助，自甘暴棄或智能薄弱者也不致無歸，而强梁橫暴者不能爲害。但不可强不同者使之同，不齊者使之齊。英國有貴爵，美法有富翁。照自由主義者看來，只要富貴得自個人的誠實努力，那是無背於民主精神的個人報酬。

經濟民主的觀念可以拿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來做代表。社會主義者也有一個基本假定：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除非人民在經濟上能够平等，他們不能在任何方面得着平等。單靠政治平等是不行的。希臘市府國家當中有奴隸的存在。史家認爲假使沒有奴隸階級便不能有雅典的民主，但事實上正因爲有了這個階級便不能有民主的雅典。雅典公民雖然有參政權，但就國家全體說，他們只是一個互相平等而壓迫其餘人民的統治階級。這不是完全民主而是片面民主。近代國家如英美等雖然沒有奴隸，然而資本家與勞工者貧富懸殊，政治的權利與勢力實際上隨着金錢的勢力爲轉移。無產階級在本質上無異於上古的奴隸。這不是眞民主而是僞民主。要想得着完全的、眞正的民主，我們必須實現經濟的民主。但這不是經過『自由』的途徑可以達到的。資產階級決不肯輕易放棄既得的權利和勢力。因此武力革命是難於避免的手段。卽使革命成功了，經濟建設也不能由『自由競爭』而推進。生產工具必須公有，生產事業必須統制，反動的思想和勢力必須清除。因此『無產階級獨裁』是無可否認的政治制度。『獨裁』當然不是民主。但是爲了實現經濟平等，這是必要的工具。因爲最後目的是民主，所以貌似不民主的無產階級獨裁卻是眞實的民主——至少比貌似民主的資本主義民權政治更加民主。人民雖然受了政府的統制（甚至壓迫），但在統制的過程當中他們踏上了經濟民主之途，向着眞正民主邁進。我們可以套用盧梭一句著名的話：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裏面，人民被强迫而爲民主。

簡括地說：政治民主注重個人自由，經濟民主注重人類平等。後者偏重物質的滿足，前者偏重意志的解放。兩者之間確有極顯著重大的差異。信奉自由主義者與信奉社會主義者互相猜忌攻詰是很自然的一個現象。但是平心靜氣來看，雙方雖時常以『不民主』互罵，而實各有合乎民主原則的成分。

我們難以一個簡單的定義來包括民主政治的全部意義。但我們可以承認，林肯所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大點是民主的主要內容。用這個標準來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民主』的。第一，自由主義堅持主權在民。只要是國民，不管他們的性別，宗教信仰，社會地位是什麼，都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並不否認主權在民（國爲民有）的觀念。他們所不滿意的，是自由主義的民有理想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不符。在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社會當中高唱全民政治，照他們看來，是一種謊語。眞正民有的政治組織只能在『無階級』的共產社會裏面出現。換言之，共產主義者否認『資產階級』是民。他們把這個國家主人翁的高貴地位保留給工農階級。工農以外的非民消滅以後，全社會的人都成了民，都成了主。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民主。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季康子想『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卻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共產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殺無道以就有道的政治。我們可以說他們太忍心，卻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誠實的自由主義者也主張『爲政焉用殺』的辦法。他們雖缺乏孔子的那樣貴族風格，相信統治者可以善化人民，但他們相信讓人民自求多福，共作主人，天下事便大有可爲。我們可以說他們太樂觀，也不能說他們不民主。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接受民有的觀念，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只在乎對於『民』的看法不同而已。

其次，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相同的接受民治民享的觀念。兩者間的差異也在乎『民』的看法。這可由上文所說推想而知，不必於此贅論。但除此以外，雙方顯然還有一個重要的歧點。自由主義者雖然以民享政治爲其出發點（如洛克以保障生命自由財產爲政府之鵠的）其立論的重心多偏於民治。他們深信：只有讓人民管理自己的事纔能保證政治的清明。換言之，民治是民享的必要條件。至於人民如何管理自己的事，那也惟有讓人民自己去決定。全體一致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人民的決定便只好以多數爲準，或以代表多數的政黨爲準。這一次甲黨得着多數贊成，執掌決定大政之權，下一次乙黨得着擁護，便代替甲黨而執政。放任政策，統治政策，社會政策都可以由這種方式而付諸實施。縱然人民的自由因而受到嚴重的限制，那個限制也是人民自己加上的。

共產主義者雖然不否認民治的原則，但他們比較上着重於民享。爲了達到分配的平均和生活的充裕，共產主義者不反對用流血的革命手段打倒

『資產階級』，用嚴刑監謗的政治手段維持政權，用獨斷統籌的經濟政策推進建設。人民贊成，政府是這樣做。人民反對，政府也是這樣做。執政者自信這樣做法是爲了人民眞正的利益，便不妨放手做去。這種作風頗像從前所謂仁惠專制。縱然人民的自由，受了限制，但是他們將來可以得着無窮的受用。假如我們說共產主義者想用獨裁的方法達到民享的目標，似乎不算錯誤。

我們可以承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民主，但它們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民主。我們是否可以把它們折衷調和起來？假使不能調和，我們應當何去何從？

就兩者的目標說，調和似有可能。關鍵在於民治民享兩重點的平衡。自由主義過於忽略民享，共產主義過於蔑視民治。調和的途徑就在民治與民享的兼顧並重。在現代的政治運動中至少有兩派向着這個方向前進。一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二是我國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工黨要用自由平等的政治方法實現社會改造，要在民治民享同途並進的過程當中實現均平康樂的理想社會。孫先生要並行民權與民生主義，在全體人民自主自決條件之下實現『天下爲公』的理想社會。這都是治享兼顧的民主觀念，既與共產主義有別，也與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同。

然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觀念也不一定爲一切人所接受。以英國爲例，工黨的社會主義是否完善姑且不論，在事實上英國還有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能接受工黨的主張。美國大哲學家詹姆士曾說人類當中有硬心腸和軟心腸的兩型。人生觀或哲學思想隨着心腸的軟硬而人人不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政治思想也不免受個人性格的影響。自古以來任何偉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釋迦牟尼、耶蘇基督、穆罕默德，總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爲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張也不能够得着全世界一致的接受。在這個情形之下，只有兩條可走之路：一是排除異己，把信奉『邪說』者殺盡滅絕。二是各從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說，各求自勝而各不相害。前者是思想上的武力征服，後者是思想上的和平競爭。何去何從？恐怕也要由個人的性格來決定。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有動必有反動，是物理學的定律。『以暴易暴』，是社會學的定律。用武力來征服思想，在得着勝利以前必然要遭受武力的反動。在得着勝利以後是否能够使戾氣化爲祥和也沒有把握。何況人類一時一地的知識有限，宇宙的眞理難窮。現有最完善的眞理未必是最後的眞理。一人一國所持的眞理未必是全部的眞理。硬心腸的辦法雖然有效，但有斷絕人類進步的危險。秦始皇漢武帝相信君主獨尊，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相信君權神授，希特拉相信阿利安人的優越，這些在當時認爲絕對正確的眞理，事後都證明是錯誤。人類爲半眞理、僞眞理而流血已經太多了。文明的一個顯徵便是減少不需要的流血，加速可能的進步。用文明生活的標準來看，與其心腸過硬，無寧心腸稍軟。我們可以接受共產主義的民享理想，但我們也願意採用自由主義的民治方法：以和平的競爭來發展自信的眞理。誰是誰非，誰成誰敗？一切都要取決於人民的最後裁判。

這是自由主義的要點，實在也是民主政治的眞諦：除了讓人民自己作主以外，一切『民主』都有點近乎虛僞的藉口。無論任何主義，任何政策，無論這些政策是好是壞，是『資本主義』的或是『無產階級』的，只要其採用取決不是出於人民自主而是出於他人代主，都是變相的獨裁而不是民主。

什麼是民主？我們的簡單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擇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擇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尙且辦不到，却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賊。

這個原則也可以應用於國際政治。國內的民主承認個人的自決，人民的自主。國際的民主政治承認民族的自決，人民的自主。一切改變他國政治制度的企圖都是變相的『帝國主義』。所以要想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實行國際民主，用貝文先生的話說，必須就自己的途徑，發展政治機構，使人民絕對自由，應用其理智與判斷，並且不企圖將一制度强迫加諸其他國家。否則一國要强迫推廣它所採的制度，他國必然起來抗拒，有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傳統的帝國主義在內容動機上雖大不相同，而其引起戰爭的危險性是相似的。用不民主的手段來推行民主。其結果終是有害於民主的。

各國以民主的態度相待，不但可以維持和平並且有利於民主。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美法兩國先後完成了民權革命。當時君主專制的國家環立於世界各地，但美法的民主政府（拿破崙當然除外）並不會企圖推翻他國的政府，鼓動他國人民革命，强迫他國人民仿效民主。然而這種民主的精神終於感召了人類，到了二十世紀，民主高潮瀰漫世界。只要讓人民能够自由選擇，他們必然會選擇民主，不會選擇專制。我們無須決定那一種民主是好的：人民自己會聰明而且正確地選擇他們所滿意的一種。凡自命民主的政治家必須有這一點信心。

但是有人要問：假如人民根本沒有選擇的能力，那又怎麼辦呢？雅典人民往往不願意出席國民大會。法律上雖然有缺席罰金的規定，終久不能提高民主政治的素質。德國人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選舉當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選民擁護納粹黨。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有百分之三十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有百分之四十四作同樣的選擇。德國的國會下院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除社會黨的議員外一致贊成給與希特拉內閣以獨裁的權力。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更全體一致贊成希特拉內閣的外交政策。德國的獨裁政治可以說是人民自己選擇的。由此可見人民的自擇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

這是民主政治一個古老的也是基本的疑難。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說，這個問題就是：在人民政治程度不够情形之下，如何實現民主政治？

以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當中，認爲這個問題不能解決者頗有其人。中國的孔子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韓非子說，『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也。』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說，『一個缺乏軍事或醫藥知識的人，縱然被全世界的人民所選舉，也不是一個眞正的軍官或醫生。』柏拉圖鑑於雅典平民政治的缺點在於民衆的無知，所以他相信，除非治人者都成爲哲人，或哲人取得大權而成爲治人者，人類的痛苦是不能解免的。近代贊成獨裁，反對民主的人，雖然有種種不同的議論，他們也都懷疑於人民的政治能力。

近代擁護民主政治的人士雖然放棄了十八世紀民權論者的樂觀，承認民衆智識的缺乏，但他們相信這個缺點是可以用教育方法補救的。約翰穆勒『普及教育必須先於普及選權』一句話正可代表這個看法。然而提高民智的途徑，因各國歷史環境不同而有異。近代民主政治的形成，從一方面看，可以說有演進與突變的兩式。英國的民主政治發源於十三世紀初年諸侯抗拒主權。經十七世紀兩度革命以後二百餘年中繼續演進，達到今日的地步。這是前一式的典型代表。在演進情形之下，人民的政治經驗逐漸養成，人民的政治權利逐漸擴張，所以因民智低下而引起的困難比較上不會嚴重。只要普通的教育能够普及，人民便可做國家的主人翁而勝任愉快；中國的民主政治創於辛亥革命，可以說是突變的一個好例。革命以前的中國人民不但絲毫不曾得着民主政治的經驗，甚至普通教育所給與的知識也只少數人能够得着。民智的問題因此比較嚴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戰後建立的民主政治也是由突變而成的。德國的普通教育雖較中國普及，但德人習慣於普魯士的君主統治，封建階級，和軍國主義，對於魏瑪憲法所賦與的民權大多數並不衷心接受。德國的統治階級、軍人、地主，更不訓練平民使他們果然能够運用政權。希特拉的成功足以證明民智的問題在德國的歷史環境下，也有特殊的嚴重性。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缺少民主政治傳統的國家裏面，培養人民民主習慣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需要的。

孫中山先生的『訓政』辦法，便是針對這種需要而設計的。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便是這個辦法的實施。但從二十年以來，內戰外變，連綿不斷。在這十餘年中，國民黨雖然照約法行使中央統治權，而『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但訓練國民，籌備自治的工作，未能照指定的步驟前進。在抗日期間，加緊了推動自治及立憲的工作，但照實際的成績看來，人民政治程度的問題，還不曾充分解決。

蘇聯革命後的『無產階級獨裁』也可以說是一種訓政的辦法。它的實際成績我們雖然難於評定，但其目的在培養共產主義者所認爲民主的習慣是顯然無疑的。

用訓政方法來提高民智，在訓政期間，必然是上而下的民治。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凡不得已的辦法定然有無可免的困難。民治是人民自治。領導人民去自治，似乎有點近乎矛盾。反對訓政辦法的人，自然而然地會把它看成獨裁的變相。但平心靜氣看來，訓政不一定是獨裁，儘可以做民主的先驅。關鍵在乎主持者是否出之以誠，行之得當。具體地說，訓政是否民主，要看推行的用意是否在培養人民自動的能力。培養自動能力就是讓

人民取得主人翁的資格。這樣的訓政就是民主的準備。假如訓政的作用在灌輸某一種主義，消除異己的思想，縱然所灌輸的是好主義，消除的是壞思想，總不能由此養成人民的自動能力。這只是納民於政的企圖，不是還政於民的準備。人民很難從這樣的訓政取得主人翁的資格。拿幾個例來說，孫先生的訓政主張意在還政於民。蘇聯無產階級獨裁的訓政似乎偏向於納民於政。人民久慣受某一種排他主義薰陶之後便難於自主。德國人民所以入了納粹的圈套，正是因爲他們受了普魯士主義過深的訓練。只有民主的訓政纔能促進民主。這像似可笑的同語反覆（tautology）而實在是淺顯的眞理。

國民黨推行訓政十幾年，不曾收到應得的效果，原因固多，而培養自動的努力不及灌輸主義的努力，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多少有點不合於孫先生的原意。近來政府準備在本年實行憲政，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雖然人民的程度不够，他們可以在憲政的新空氣中自行訓政：從自己想，自己說，自己行的實踐生活中養成自主的資格。在互相容忍，互相尊重，互相商討的政治關係中踏上民主的正軌。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民權民生的理想——也可以循着這個正軌而實現。

我們不能再延誤了。只要我們要民主，選定了這種生活方式，踏實做去，我們便會有民主。民主的內容好壞，民主的性質如何，不是空談主義，高呼口號所能決定，而是要由多數人民的風格、言論、行爲來決定。與其譴責他人，不如健全自己。與其攻擊不民主的十個人，不如自己做一件合乎民主的事。眞民主的人不需要罵，眞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罵。我們何必說許多動肝火、之理性、無效用的廢話呢？

讀者也許要問：假民主的人（這與眞不民主的人有別）應當怎樣對付呢？筆者個人的建議是：用眞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眞。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張，就主張。凡憲法所賦與的權利都認眞合法運用而不輕於放棄。假裝民主者的罪惡畢竟比阻撓民主者要小一些。因爲假裝民主者還給人民以弄假成眞的機會，阻撓民主者甚至把這個機會都要加以剝奪。這纔是民主最大的敵人。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何謂企業家？有沛然莫之能禦的『企業精神』，方足以稱爲企業家。但是如此時代如此中國的企業家，縱其根本精神，與近代西洋的企業家大致相似，而其活動的路線，却有不同。

經濟學者桑巴特所描繪近代西洋的企業精神是這樣的：

『企業家是活躍進取的人，是忙迫不安的人，不是靜觀者，不是享樂者，不是出世者，不是否定現實者。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這是一種不安息的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深入到一切方面，即在宗教上從事解放，在科學上從事闡揚，在技術上從事發明，在世界上從事發現。這同一精神，更打破了那種安逸自足的、自保自守的封建手工業的藩籬，將世人驅入營利主義的深淵中。』桑氏對於企業精神的描繪，固然有所烘托强調，可是就大體上看，抓着了它的輪廓。

這股精神發自歐洲，浸及世界，其所以能支配一百五十六年之久而不衰歇，並非一朝一夕之力，乃是由於「西洋歷史的深處」相激相盪，形成出來的。

這個歷史的深處，源於文藝復興時代「人之發現」，「世界之發現」，使人們的個性光復，面臨自然。繼而宗教改革，使人們信心得以解救，與上帝境界發生往獨來的直接關係。最後，法國革命，更如火山爆發似的激動人心，予中等階層以「市民的精神」及「天賦的人權」。

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這幾個劃時代的運動都是構成企業精神的歷史因緣與思想背景。至於陸克於十八世紀初葉把證券投機與哲學觀念在心理的感覺上融會一起，亞當斯密於一七七六年由他的「原富」宣佈了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由他的「物種原始」，揭穿了動物

與人類的生之祕密在自然競爭及天然淘汰……把企業精神的理論根據奠下以後，尤足以鼓勵企業家們理直氣壯的向前。

還有英國於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近代歷史的界石，所謂工業革命，踏上了新的途徑。繼而法國於一八三〇年，美國於一八五〇年，俄國於一八六〇年，德國於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又使企業精神於理論根據之外獲得「技術的法寶」，那自然顯出不可勒止的狂猋之勢。

西洋的企業精神之起源與進展，既是如此的「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界，倏然成爲一代的風尚。

× × ×

近代中國的企業精神，從先天方面說，缺少這種有本有源的歷史因緣，理論根據，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法寶；而且外受帝國主義的鯨吞，內受封建勢力的侵蝕，眞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注定了它的坎坷命運。

中國大多數的企業家便在這種穿道夾縫之中，過了數十年的坎坷生活而不自覺。

有人謂：「現在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八年抗戰業已勝利，中國新式工業當可自由發達，而企業精神亦因之有所憑藉，得以運用自如。」但是我以爲不平等條約取消以後，雖對於工業上有些好處，但是我們的經濟實力，一時尙難比上歐美，爭取平等，獲得完全自由發展的資格。因爲戰後各國的屯併（dumping）科打（quota）制度，不見得迅即裁廢，予落後國家的工業以保護的機會。所以企業家們仍不可不以戒愼的，集體的，與民族同利的新觀念，渡其來日的坎坷，求得事業的成功。

× × ×

西洋的企業家，自始卽係憑其永久不疲的毅力，精密的規劃，再加上新奇的科學技術，才能有所成就。他們在過去的順勢中，尙且如此，我們在坎坷中，豈不是更應如此？然而現在有些以建設工業爲名的人們，只知靜悄悄的屯積原料成品，圖一時之利，竟讓機器技術在那裏沉默腐銹，這簡直成爲民族的罪人，工業中的害羣之馬！

尤其是組織的精神，今後中國企業家們更應特別注意，以便通過組織，發揮機器技術的作用。桑巴特云：「誰要想組織，第一必須具備評判人們服務能力的才能，必須由大羣的人中，找出那些適宜於一定目的的幹材，使因共同活動而聯合的人們，得組織成一個富於服務能力的整體。」而中國有些工廠，或其他企業組織，往往首腦人物把它當成衙門，所以引進的人員，多半來自「血緣」「地緣」的關係。如此不以事業爲重的結果，何能免除鬆懈坍台的後果？

中國有些企業家，不獨對於羣體缺乏組織的精神，卽對於自己也少有緊張的、規律的、節約的生活方式。企業家的事業，既建設在機器上，那末，他的生活方式，便應如機器活動那樣的緊張而有規律。還有從經濟學理論來講，「企業的成長，須假手於愼重的節約；一個眞正的企業家，是一個良好的節約者。」抗戰以來，假企業之名而發橫財的人們，很多由「貨悖而入必悖而出」的過程，度其驕奢淫靡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與企業家讓機器在那裏腐銹，恰有同一的罪惡。

一個眞正的企業家，除了前面所述的幾種精神以外，還要有不重形式的創造精神。中國許多企業家因受封建時代官僚政治的薰染，往往以這種習氣，處理他的事業。柏羅海瑪（Beroezheimer）嘗說：『官僚政治的標幟，就是形式主義（額外的委用多數官吏，官樣文章）辦事麻煩笨重，缺乏自動力，缺乏創造力，重形式而不重事實。』這種精神，如何能夠與現代企業中機器技術那種迅速準確的特性，配在一起呢？如若勉强相配，那也是相尅相制，以致於無法善終。

× × ×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企業的目的，固然在求利潤；可是純粹的個人主義，既已弊病百出，爲世人所唾棄，則個人利益的目的，就必須與社會的利益互相聯貫，才有眞實的價值。狄驥云：「企業家的資產及遺產，只能在社會利益中，求得一個說明。……財產絕不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爲一種根據社會需要繼續變遷的權利。」現在各國立法的條文及法院的判例，多少帶點這種思想。

中國既以民生主義爲經濟建設的目標，尤應先引導企業利潤與社會利益發生適應的關係，最後使企業裏面的賺錢意識在新社會中轉化昇華，以期符合工業建設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的深意。

提得起‧放得下

周綬章

作者嘗觀烏龍院一齣，宋江碰了閻惜嬌一鼻子灰，和她大鬧彆扭，出得院來，發了一聲狠道：「大丈夫做事，要提得起，放得下！」今請以此言贈國共兩黨。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按理說來，中國老早就應該統一了！所以遲遲不達，而且分裂現象愈來愈兇者，正在國共兩黨都常常提得起，放不下。遠的不談，就從北伐說起。那時共產黨本來包含在國民黨裏面，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革命。民國十六年，西山會議，決定清黨，致使甯漢分家，統一之望，遂被粉碎。當時就國民黨自身說，也不無一番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矣！然而未能及早用政治方式解決，只是大剿其「匪」，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使中國打了若干年不必要的內戰，此即所謂「放不下也」。西安事變，無可諱言的是共產黨在策動，對其本身來說，也有着積極的意義，可謂「提得起」，後來幸得一部分中共人士如周恩來等，尙有遠見，及早收手，使大局好轉，人心安定，這又是「放得下」。若照張學良部下一些激進分子的做法，只「提」不「放」，豈不糟糕？可惜事變以後，國共兩黨仍然只在「提」上做功夫，而不肯在「放」上下決心，終於暗鬥明爭，兵戎相見，以致在抗戰發生前兩年內，沒有獲致協議，達成統一。抗戰發生以後，各自爲政，戰略既不統一，又要互相抵消，在對敵作戰上，吃了很大的虧。抗戰期間，共產黨很做了些「提」的功夫，力量大爲增長。國民黨究竟是在朝黨，大敵當前，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只好在「提」「放」之間，狀至微妙。勝利以後，本來應該兩方面開誠相見，很快的就循政治軌道，實現民主，完成統一。但因雙方都自信實力不弱，都覺得還可以大「提」一下，於是兩方面都不顧人民的指責，國際的笑駡，大打起來，「提」得很起，無非想在大「提」之下，鞏固己黨的優勢地位。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似乎雙方都有「放得下」的傾向，當時也確是一個最好的「放」的機會，只要國共兩黨放得下來，政治解決也就很有希望了。經過舌劍唇槍，折衝樽俎，好不容易訂下一番「放」的決議案，很快的又被四面八方「提」的砲火打得粉碎。其間有一個插曲，就是停戰協定的簽字，我們總以爲可以放下來了，結果又是曇花一現，後來簡直變本加厲，愈打愈起勁，雖有全國人民眼睜睜的渴望和平，輿論反對，和美國朋友的熱心調停，甚至如馬歇爾特使的八上廬山，不辭勞瘁，卻始終沒有看見國共兩黨任何一方眞有「放」的表現，大家都一味在「提」；「提」到現在，已經到了「提」的最高峯了，「放」的希望還是很渺茫！

要提得起，才有勁；（四川有一句俗話，形容一個人氣勢很够，叫做「提勁」，可爲最好的註脚。）要放得下，才有餘地，只是起勁，而不留餘地，其「勁」也不能長久。一個大政治家的措施，總要提得起勁，又放得下來，會留餘地，一「提」一「放」，常常出人意表，成功之道，即在其中。我們認爲如果國共兩黨都只是「提」而不「放」，將來只有同歸於盡。誰先放得下，誰就會得人民擁戴，而能收拾殘局，爭取上游；今日只有能「放」者，才能佔優勢。誰如一味大「提」，毫不肯「放」，其提起的「勁」，既不能「大」，又不能「久」，而終必爲能「放」之一方所制。其間機微，殊堪深省。

或問：根據經驗，似乎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你勸我們「放」豈不是要我吃虧？「吃虧是福」，曾國藩一生很得力於此語；惟其能吃盡天下之大虧，才成就他涵蓋一代的大功業。如果國共兩黨人士都認爲放下來就是吃虧，則我正要勸兩黨人士多吃點虧。我希望兩方面都放得下，並不只勸一方「放」。兩面都放，都吃虧，結果誰也不吃虧。再進一步說，所謂在經驗中覺得總是「提」的方面佔便宜，「放」的方面吃虧，也仍有問題，因爲佔便宜的一方之「提」，可能是先有過「放」的活動，而不甚明顯，你遂以爲只是「提」而已矣。或是縱然在「提」，而「提」的程度恰如其分，並不過火，所以收了「提」的效果。「放」

的一方之吃虧，可能是不得其時，隨便亂「放」，或是已經「提」得太糟，「放」一下也「放」不過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開合提放之間，自有機微，非謂死勁的「放」，或一味的「放」。

要打內戰的人，大概都崇拜林肯總統，以為這正是一位以打內戰出風頭的政治領袖。其實非然。第一、林肯當時以解放黑奴為號召，師出有名，為要貫澈其政治理想，「提」了一下，但是並未「提」得過火，並沒有斬盡殺絕，留了點餘地，才得完成南北統一。第二、畢竟因為「提」得多了一點，難免有「以力服人」之嫌，所以結怨於人，不得善終。當提不提，當放不放，都是過猶不及。而且有時「甯為玉碎，不為瓦全」，明知提不過，也要提一提。南宋初年，非戮力北伐，不能收復失地，是個應該「提」的局面，而秦檜不「提」，並且執意要「放」，以破壞岳飛、韓世忠他們「提」的舉動，結果使宋室積弱不振，以至於亡，而秦檜也落個千載罵名。又如這次我國對日抗戰，無論是為正義，為雪恥，或是以國內外的形勢利害而論，都應該「提」，應該抗戰，而汪精衛及其黨羽諸奸，倒行逆施，不但不同仇敵愾，努力來「提」，反而積極去「放」，倡甚麼和平，說甚麼親善，結果身敗名裂，為天下笑，這是當「提」不「提」，而且阻礙「提」，破壞「提」的下場。

然而，現在的局勢怎麼樣呢？還是應該「提」麼？還是不宜「放」麼？絕對不！現在是遠承數十年內亂之餘，近當八年抗戰之後，大家要吃飯，要安定，要活不要死！要靜不要動！很明顯的，現在只有「放」，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提」則只有摧毀一切，違忤民意。國共兩黨的領袖人士，因為對外能「提」，才造成他們今日的地位，而近一年來，又因為對內不「放」，大提特提，才成為老百姓詬怨的對象。國共兩黨要爭取民意，要能佔優勢，只有「外提內放」四字足以盡之！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正站在歷史的交叉路口，一條路是繼續「提」下去；一條路是趕快「放」下來。他們的或「提」，或「放」，就決定着中華民族的興衰成敗。要解救民族危難，要不作歷史罪人，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都趕快自動的「放」下來！在目前，只有「放得下來」的政黨，才是最有前途的政黨！

思想之改造（上）

胡先驌

思想為行動之泉源，同時亦為過去之歷史與現在環境之產物。欲改造中華民族，使之不但能振衰起弊，革故鼎新，以適應生存於現今之世界，且能領導世界以創造更偉大之文化，則必自改造中華民族之思想入手。改造思想不但須使一般人能辨別何種思想為正當，為能使民族適應於生存，何種思想為不正當，為能使民族退化，且須使一般人篤信此思想而變成自然見諸行動之習慣，由智慧的變為本能的，由意識的變為下意識的；此則殊非易易，必須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量以養成之。故思想改造、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必須同時並進，方能發生互相影響之力量而不致徒託於空言。

中華民族固有之美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皆基於民族固有之思想。此種思想有其歷史與社會之背景，而尤受歷代聖哲思想之影響。中華民族之惡德亦由歷代社會環境所造成，如欲發揚我民族之美德而袪除其惡德，則必須條分縷析之而窮究其所以養成之之道，方能對症下藥，以求由社會改造而達到思想之改造。

今列舉中華民族之惡德，約有以下諸端：即貪婪、殘酷、缺乏同情心、舞弊、不忠實、縱慾、保守、缺乏生活力、缺乏正義感、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合作互助精神、不守法、不守秩序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由於數千年來民族屢遭空前之災難，生活極其艱困，無良好之合作互助生活有以致之。概括言之，則饑荒心理與個人主義乃其主因。今請更約申論之。

中華民族之美德為節儉與勤苦耐勞，與之相對之惡德則為貪婪。貪婪

之主因則為饑荒心理。中國本為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人口為農民，而以人口過剩，耕地不足，水旱頻仍，工業不發達，地主與富人之壓迫，政府之漠視，故農民之生活極為艱困。其地主與富人階級，亦多本為有能力之貧農，幾經艱苦之奮鬥，始得積聚其財富。以經常為生活所困之故，一般人只有雞鳴而起，孜孜為利之心。即在士大夫階級，自明清以來，俸給即極微薄，不足以養廉。工人僕役亦然，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口，皆痛感生活之壓迫。此種情形所釀成之心理，乃享丁敦教授所稱饑荒心理；貪婪即由此種心理所釀成者也。因多數人之生活無保障，故饑荒心理極為普遍，貪婪亦因之而普遍。其上者刻苦吝嗇，一錢如命。其下者則不擇手段，惟利是圖。一切惡德皆由貪婪而出。且中華民族之貪婪，與歐美民族之拜金主義，尚有一異點：即歐美人之拜金，每視金錢為權力之代表。一般人求財為謀得優裕之生活：而大資本家之積聚巨量之財富，則每因財富多則支配之權力大，　故多視經營大規模之工商業為一種偉大事業。甚至積聚大量財富之後，又慷慨捐輸之，千萬金元，輕於一擲，如美國之鋼鐵大王卡耐基，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其尤著者。中國之富翁則頗少有此種事業精神，故多數皆為守財奴；此則由於普遍之饑荒心理有以致之。

饑荒心理之其他結果則為殘酷，缺乏同情心與舞弊。以生活艱困，自身飽受種種之痛苦，故缺乏同情心，漠視他人之痛苦；且不惜以痛苦加之於人。此種惡德見於社會，亦見於家庭。在家庭中最習見者為繼母之虐待前兒，翁姑之虐待兒媳，姑嫂之互相虐待，兄弟妯娌之互相仇視，主婦之虐待婢女，嫡妻之虐待侍妾，夫之虐待其妻。在社會中則廠主虐待工人，上級之虐待下級；最堪髮指者則為在此次戰役中，接收壯丁之軍官之虐待壯丁，其他軍官之虐待兵士，甚至護送傷病兵之兵士虐待其僚友。在家庭中之殘酷與缺乏同情心，除貪婪吝嗇外，或尚有嫉妒仇視與虐人狂等心理因素羼雜其間。在社會中殘酷與缺乏同情心，十九皆由於貪婪所致；此皆饑荒心理之為祟。

饑荒心理之另一產物為舞弊與不忠實。此二者有時相關聯，有時或否。舞弊之主因，由於生活過於困苦，薪金與工資不足贍養其家口，故官吏與僕役莫不舞弊．官吏之舞弊，由於政府不知視物價之高漲而增加官吏之薪俸。如在清代，養廉俸額定自清初，直至清末，始有增加。以政府不明治理，官俸不足養廉，官吏自不能不取償於陋規與賄賂，寖而朝野上下亦視陋規為當然。如是，貪風安有不熾者乎？至於僕役，則以工資微薄不足以自活，乃惟藉舞弊或外快為生，久之遂亦蔚為風氣。主人亦視舞弊與外快為不可避免之事，但求僕役舞弊勿過甚耳。然舞弊之官吏與僕役，亦有適可而止而仍忠於職守者。可見舞弊之主因由於薪給與工資不能維持生活，然既蔚為風氣，則一般人之人生觀乃至不健全，而民德日益磽薄，此又饑荒心理之為害也。

中國商人素以信譽著稱，蓋由於中國社會不重法律但重信譽，信譽低者經商即蒙不利之故。然舞弊之奸商大有人在，尤以逃租與賄賂為然。此則為社會風氣之罪。

縱慾為中華民族之另一惡德。此惡德亦可溯源於饑荒心理。由於通常生活之艱困，故一般人皆缺乏物質之享受。由於物質享受的經常缺乏，故一旦積聚有財富，乃不惜揮霍於享受之一途，或父兄積聚而子弟縱慾，此皆由於不易獲得適當享受之故。於此乃有反常之現象發生：如一般農民之耕種，以夏季之車水為極艱苦之一種工作，然在江蘇省南部，十年前因應用電機車水，農民大感閒暇，乃相聚而賭博，一時賭風大熾。又如抗戰期中農工之收入遠較昔日為多，然彼輩除飲食稍為豐裕外，對於衣服居住並不知改善，但相聚而狂賭，此亦一種縱慾之心理，而又間接導源於饑荒心理者。

保守為中華民族之一特性，古訓有云：「利不十不變法」。此種保守性質固可以減少輕躁之妄動，但亦為阻礙進步之主因。中華民族長於順應環境而不求改進環境。且以飽經憂患，故但求苟全性命，而視災害罪惡為人生不可避免之實際，因而容忍之，而無袪除之勇氣。此所以政治不能改革，而文化因而停滯衰落。相當之保守固為美德，逾分之保守則為惡德。無限制之追求進步或為一種心理病態，過分保守而不求進步則無以自存於今世。

與保守緊相輸繫之一種惡德厥為缺乏生活力。中華民族以飽經憂患但求苟活之故，故缺乏生活力，對於生活無積極之創造衝動，但有消極之忍受，故民族心理永為一種悲觀主義所籠罩，一若人人皆有「我躬不恤，遑

恤我後」之感覺者然。不但少年老成爲吾人所齒稱，亦即多數青年人之性格，中國青年人之深於世故，有非美國中年人老年人所能企及者。一若人人皆爲憂患困苦所壓迫而不能呼吸者然。故盡人皆無享受生活之情緒，無創造生活之勇氣。在中國盛世則不然。夏、商、周三朝之能創造中華民族初期之燦爛文化，即由於其人富有生活力。秦人之能統一中國開亘古未有之局，尤爲富有生活力之表現。漢武帝唐太宗之武功，張騫之通西域，班超之定西域，唐玄奘之求學印度，西漢之游俠，東漢之節義，皆爲生活力之表現。成吉思汗皇太極之武功，亦即由於此新興民族之富有生活力。然自明清六百年來，中華民族之生活力日見衰落。鄭和以後遂少見具有生活力之偉人。以視歐人之有哥崙布、麥哲倫、柯德兹、克萊武、羅兹、拿破崙、華盛頓、林肯、加里波的，則大有遜色矣。昔日之中國人，其武功文治皆足以震動世界如高仙芝之率師遠度葱嶺，至今尚爲軍事家所驚歎。今日之中國人則好騎馬試劍，競技比武，登山涉水者亦不多見，而玩麻將牌乃爲國人普遍之娛樂，其生活力之衰退何至於此極？詩人俞明震有句云：「沈憂鬥靡麗，賦作東南人」，蓋於此深有感慨。然今日即在北方亦無燕趙悲歌白衣送別之氣概，惟有忍受苦難爲消極抵抗之能力。到處死氣沈沈，令人有世紀末之感。即其孜孜爲利，及極度縱慾之人，亦非有生活力，或富有享受生活之衝動，不過爲其下意識中之悲觀心理所驅使，竟求電光石火刹那頃之物質享受而已。一般人類無大無畏之精神，創業之勇氣，卓越之幻想，驚人之舉動；不能愛，亦不能恨；趦趄囁嚅，一進三退；不能了解生命，亦不能創造生命；但知俯首貼耳爲生命之奴隸，此皆缺乏生活力之所致。中華民族多種惡德皆可溯源於生活力之缺乏，而生活力之缺乏，則又出於饑荒之心理。

缺乏正義感亦爲中華民族之一顯著惡德。因生活困難，憂患飽經，故存苟活之心，而視社會罪惡爲不可免；因順應社會罪惡，乃缺乏正義感。中華民族固爲最重道德之民族；其歷代聖哲之思想與精力皆集中於人倫道德之研討，因而在一般人之心理中，是是非非之觀念，亦較其他民族爲强。然以困於憂患之故，其行爲乃與其道德觀念相違背，知行不能合一之內心衝突，在中華民族之心理中遠較其他民族爲甚。故乃順應罪惡，視道德觀念爲高不可企之理想。又以缺乏生活力與同情心，故亦缺乏正義感。因飽經世故，乃視僞善爲處世最佳之方法。因忍受罪惡，無改革之勇氣，乃視正義爲無益。因之乃無清議，無輿論，此爲今日中華民族之主要病態。乃視民族昌盛時期如兩漢，則知民族退化已甚矣。此種惡德不能袪除，則社會必無由改革，政治無由清明。

缺乏智慧活動，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爲今日中華民族三種主要病徵。中華民族素以崇尚知識與學問著稱，以與其他民族較，與希臘印度兩民族頗有近似之處，而視羅馬民族，則其智慧活動殆遠過之。在其盛時，賢哲璧出，亦不亞於文藝復興時代之歐洲民族。如春秋時代的哲學，漢代之史學，魏晉六朝之玄學佛學與建築，唐代之佛學詩歌與藝術，宋代之文學史學理學考古學與藝術，元代之戲劇，明代之理學史學小說與戲曲，清代之文學考證學與小說，皆有莫大之成就，名家輩出，個人之成就每每驚人。周秦諸子無論矣，後世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鄭樵、馬端臨、萬斯同之著史，玄奘之翻譯佛經，李白杜甫之於詩歌，韓愈歐陽修之於文，朱熹王守仁之於理學，清儒之創造考證學，陳夢雷之編纂圖書集成，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蒲松齡之於小說，魏良輔之創造崑曲，王維吳道子與二李將軍范寬荆浩之創造繪畫，其創造力與魄力之偉大，百世之下猶令人景仰不已。近數十年來則甚少類此之智慧活動。除康有爲、梁啓超、章炳麟、王國維、柯劭忞、陳寅恪六人外，甚少具偉大魄力之作家與學者。可以稱爲偉大哲學家而能開風氣者殊少其人。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小說戲劇乃爲社會所重視，然絕少名著問世。一般學者類無皓首窮經之熱情與勇氣，其從事文學藝術者，亦無藏之名山傳之百世之志願。要而言之，缺乏智慧活動而已。因缺乏智慧活動，故亦缺乏求知欲。今日學術界之貧乏，至爲可驚，雖大學林立，而一般大學生僅於大學教育爲謀生之階梯，故對於學問皆僅淺嘗，一出校門便無進步。理學院學生人數遠較他院爲少，文哲學系尤然。即從事科學研究者，亦僅知治其狹隘之專科學術。此種情形，皆一般人缺乏求知欲之所致。至於美感之缺乏尤爲顯著。一般民衆之生活，污穢凌亂，不知求整潔，固無論矣，即曾受相當教育之人亦然。雖競求物質之享受，而不知愛好音樂與藝術。園藝之不發達，亦爲一般人缺乏美感之徵候。缺乏美感之結果，遂使生活無趣味；生活無趣味，則所以減低生活力與智慧活動，此皆互相影響者。

缺乏宗教感本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然自魏晉六朝至於隋唐，中國之宗教活動曾盛極一時。其時名僧如道安、慧遠、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智顗、皆為極偉大之宗教領袖。故六百年來佛教之盛，為世界所未有。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寺觀林立，磨崖刻石，至今猶令人景仰與驚歎。然自宋以後，則宗教消沉。近數十年來佛教雖有復興運動，然已不能影響羣衆。海通以來，基督教盛行，亦無一偉大領袖，可以領導羣倫。故其教義對於中華民族不發生重大之影響。在今日之科學時代，宗教本日趨於衰落，而在中國則以缺乏領袖之故，佛教固難復舉，耶教尤難建立。此亦中華民族之最大缺點也。

缺乏互助合作精神為中華民族最著之惡德。然中國人非絕無互助精神者。中國之社會為宗法社會，故家庭骨肉與戚黨間親誼極篤，休戚與共。在古代每一人得志，全族受福；一人被禍，全族罹殃。在春秋時，其稱兵叛變者，每為某某氏之全族，故族誅之刑視為故常。通常誅夷每及三族。明成祖之誅方孝孺且罪及十族。故族黨間互助之精神極强，推而至於鄉誼同門，莫不互相提攜，互相援助；與歐西各國之同黨同業之互助相似。鄉村間之自治，即以此為基礎。然既認族黨為互助合作之範圍，則對於族黨以外之人，遂視同秦越而不願互助合作。蓋平日既不能自族黨以外之人獲得助力，自亦不願幫助之。故在一般廣大之社會間，不易有互助合作之精神，而每易引起不必需之爭鬥仇視與不合作。世人每詬病中國人之個人主義，實則此種個人主義僅發現於族黨範圍之外，而非對任何人皆抱個人主義。然因宗法社會之積習不易袪除之故，一般社會中乃缺乏互助合作之精神，而自治事業難於建立，此種惡德，亟待矯正。

不守法不守秩序之兩種惡德，即由此種個人主義孳乳而生。自古以來，階級宗法之觀念既極堅强，故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與「刑不上大夫，正禮不不庶人」之古訓。因之不能守法而極重人情。加以政治不良，法治難於建立，法令每成具文，故一般人皆不重視與遵守法令。又以日常生活中無可遵可守而絕對不能違背之法令，乃不肯亦不犯著遵守秩序。故一般人皆有不守法不守秩序之習氣。

以上種種惡德，多為社會環境所造成。如社會環境能改善，此類惡德自可逐漸袪除。如產業發達，生活容易，饑荒既不存在，則饑荒心理自可袪除。與聯帶而生之惡德亦可盡去。若政治上軌道，教育發達，法令嚴明，則個人主義亦可逐漸袪除，而建立健全之社會。然思想為行動之母，故必藉教育與社會之力，養成下列之思想，方能自動見諸行動。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很多人都以為地球是一個巨大穩固而舒服的東西，但是據美人林溪（Joseph Lyrch）的研究，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他說地球是一個常常震動的東西。有一個熱而粘稠的中心，和一個硬殼。它的行為像一隻神經性的海綿，因了種種緣故而永遠不息地在震動着。這種經常的震動，在地下造成了一種聲浪，可以說是一種音樂，可惜拍子很慢，地位太深，人的耳朵不能聽到。但是藉了地震計的幫助，這種音樂可以被觀察出來。林溪是美國最有名的地震學家，他在紐約的福丹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裏主持着一所世界最大的造在地下的地震實驗室。

林溪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身材高大而美麗，生在倫敦，曾在杜白林（Dublin）當牧師。從二十五歲到現在五十一歲的二十六年中，他無日不在研究地震學，他覺得關於地震，有許多地方被誤解着。地震，他說，益多害少。他問人家說：「你喜歡我們的地球一旦爆炸而毀滅的好呢，還是時常發生點地震免掉爆炸好？」他喜歡告訴別人，地震往往在海底裏發生，離開稠人密集的地方很遠。「地震像蛇一樣」，他說：「它是躲避着人類，不輕易被發覺的」。

今年四月一號太平洋發生的大海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造成這海嘯的地震，發生在離海面

二英里的洋底；當這地震發生的開初，并未傷害任何生物；等到過了幾個鐘點，海水因地震造成極大的波濤，排山倒海地衝擊夏威夷，阿拉斯加群島和太平洋沿岸一帶，才損害了無數人畜的生命。

在林溪看起來，這幾百犧牲在波濤中的生命，實是冤枉的。如果能利用地震計的報告，便可避免。他在四月一日早晨七點四十分的時候，發出他在福丹地震實驗室的地震計上得到這次地震的首次情報。差不多在同時，另外一個情報，也從加州工藝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送出。從這種個情報的「交叉檢驗」（Cross-Check），可以預先找出這次地震的所在是在阿拉斯加南端五十英里之處發生，那裏有一座極聳的暗礁立在洋底。

測地學上有一個有名的記載，有一次日本沿海一帶發生大地震，造成巨大的海濤，攤上內陸；一擊之下，吞滅了三萬人。此次夏威夷島的黑衣魯城（Hilo），直到大浪將近陸地的時候，人們才發現，此時再逃，已嫌太遲了。林溪估計這次海浪約有三十英尺之高，一英里寬，以一小時三百英里的速度推進，同B29號重轟炸機的速度一樣，但是這個海浪從出發點到黑衣魯城，也需要五六個鐘頭，所以在事先如給當地的人民一個嚴重的警告的話，他們很有時間來得及逃走的。

然而像這次的大海濤，在地震學家看起來，祇能算做二等的地震而已。地震學家把地震分為十級。所幸自有人類以來，近代科學上尚沒有第十級，和第九級的大地震記載過。現在所遇着過的大地震，照林溪的看法，祇多到過8 3/4級；這次太平洋的大騷擾，也不過7 2/1級而已。近四十年來，有六十次八級的地震發生過，日本卻佔了最多數。

對一個像林溪神父這樣有經驗的地震學家，通常的地震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事件。每年大約有三萬次地震在世界各地發生，而以太平洋沿岸為最多。日本每天有五六次地震，其他如阿留申，夏威夷，菲律賓諸群島也是常有地震的地方。許多地震學家都認為南美洲智利共和國，是全世界地震發生次數最多的國家，每年可達五千次之多。

去年八月間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彈，雖然駭人聽聞，但是它尚不能和一個一級的地震相比。它的爆炸力，林溪神父的實驗室的地震計上也沒有任何記錄。也許在日本本土的地震計上，會受着影響，可是當時日本和世界不通往來，便無從打聽。今年六月間美國在柏克尼（Bikini）舉行原子彈試驗，事前也有許多誇大的揣測，但林溪堅不相信這種原子彈的試驗會造成地震或驚濤駭浪吞滅人畜；事後果不出其所料。

「埃台·勒肯培克厄（Eddie Rickenbacker）前些時曾說及關於利用原子炸彈的爆炸力，以鬆動北極的冰冠的理論，」林溪說，「我們覺得世界上尚沒有這許多鈾量，可以用來做這件事；如果你硬要和北極的冰塊開玩笑的話，結果能得到的還是那一塊硬凍凍的冰。」

當世界的某處有重要的地震發生時，林溪常是很忙碌的。他留話給福丹的電話管理員，如果夜裏看到報上有地震的消息，便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叫醒他。像這個樣子，每月總有一兩回。

平時他上午五時半起身，六時做「早禱」，然後吃一頓愉快的早餐，他最喜歡火腿和雞蛋。七點一刻，他坐在物理館的三樓的書桌邊，穿着一件長而黑的袈裟，硬而白的圓領，和一件罩着他那寬闊的胸膛的斜紋布背心。他的淺紅色的頭髮梳向腦後，當他在觀察過去二十四小時地震計上的記錄時，他的眼睛在兩片黃邊的鏡片後面，充分地發射着滿含希望的光。

林溪和他的助手們大約要化一小時，來檢查那些地震計上的曲線圖表。大部分的曲線是有規則的一上一下的形態，表示地球的振動常是有節奏的。這種地殼的有節奏的正常的振動，多半是因為海中的潮水拍擊海岸而造成。這種海潮的拍擊，美國全大陸都可由地震計感受到，在紐約是每分鐘三十三次。林溪最愛引用古英國的民歌或維多利亞時的詩句，如他指出亨利，華滋華士、郎翻羅（Herry Wordsworth Longfellow）的名句，說是很有地震學的見解：

My Soul is full of longing
For the Secret of the sea
And the heart of the great ocean
Sends a thrilling pulse through me.

（……我的靈魂是充滿了想望
向着那神祕之海，
而那大洋的心臟
經過我送來一陣脈搏的跳動……）

其他尚有許多另外的原因，也會影響到地球的震動。一個地震學家他能分辨出某處的振動與地震無關。比方林溪每天早晨總要發現當一輛早晨送牛奶的火車在福丹附近的鐵路上經過時，還

區的振動在地震計上看起來，竟達每分鐘二百次之多；又如每年在福丹大學校園裏舉行一次的女生團體「梅波」舞（Maypole dance），也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達每分鐘一百二十次。

像紐約這樣人口衆多的城市，各種騷擾，都能影響地震計的記錄。林溪爲了要證實這些騷擾對於地震計的影響，便耗了許多晚上，帶着一隻錶和一卷白紙，坐在實驗室的戶外，記下每次經過這地附近的那些運輸車，街車，火車和公共汽車的準確的時間，這樣，他就發現了運牛奶的火車和地殼振動的關係。

林溪的藏地震計的地下室，任何地震學家看了也將嘆爲觀止。它是特別設計，用地下的堅石（Bedrock）雕空而成，還用一層層的磚頭水泥閉封着，這樣可以阻止所有室外的騷擾。九隻精緻的變量地震計便放在這裏面。這些地震計的設計都很簡單，是「擺」（Pendulum）的一種。九隻中最大的一隻，也是最靈敏的一隻，重一千五百磅，以發明人加州工藝研究所貝泉夫教授（Prof Benioff）爲名。它的工作像一塊電磁石，能將地殼的振動放大到十萬倍。

每一隻儀器的「擺」，是掛在一個轉動極慢的鼓上。這鼓則裝在一個水泥座上，這水泥座又深深地牢釘在地下的堅石上面。這種堅石就是地質上有名的馬翰吞片岩（Manhattan schist），至少有二千五百億歲的年紀了。鼓上面用一卷紙緊緊的圈着，上面有格子隔劃着二十四小時內每一分鐘的距離。每一隻「擺」的頂上，裝有一個小電燈泡，當鼓轉動時，便有微光照在紙上。當地球震動的時候，擺就似乎微微地搖動，但是這是燈光的幻影；事實上是地殼和鼓在移動，那「擺」却還是好好地掛在那裏的。

整個的地下室是緊緊地封閉着，像洗照相用的暗室，只在門邊有一隻暗紅的燈泡。當發生重大的地震時，林溪每緊張地站在這黑而冷的地方，注視着那微光的來回搖動。然而他平常決不在此逗留過久，也不歡迎參觀的人，因爲人體上蒸發出來的水汽，會很快的在這土封的室內凝結，而干涉那複雜的電器裝備。

不過這暗室內却每有一些特別的客人，林溪簡直無法把它們驅逐掉，那就是蜘蛛們。即使那座暗室的重門每天祇開二三秒鐘，它們也能夠爬進去。它們好像很喜歡這個地方，每每在室內的電流計和鏡子上舉行它們惡魔式的把戲，使得地震計上發現大地震的記錄，實在連小地震都沒有發生過。林溪便不得不辛苦地跪在地上化許多時間去做捕蜘蛛的工作了。

每次地震，都有兩種主要的震波在地球裏經過；一種是推進式的波浪，以每秒五英里的速度推進；一種是剪式的波浪，以每秒三英里的速度前進。地震學家就利用這兩種波浪在地震計上的記錄，以算出地震在多遠的地方發生。

地震學家像林溪這樣的，雖然很知道種種地震的性狀，但是他們却不能了解爲什麼會發生地震。這祕密是被鎖藏在地心的某處，就在我們脚下四千英里之處，可以用儀器量出這距離來。許多科學家都以爲造成地震的原因，是因爲地球原是一團熔體，後來漸漸冷却，在冷却的過程中，地面因此發生裂紋或皺縮，於是便造成了地震。然而這種理論在現在看起來未免太簡單而且也不正確。林溪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實在還不知道地球本身究竟是在冷下去呢，還是熱下去。」

現代地質學家們都讚成地震的原因，是由於地殼的本身，本來是由岩石造成，這種岩石與六十英里下的柔軟的底土相連。岩石面上有的爲水所淹蓋，有的岩石升起變爲陸地或高山。爲水淹蓋的一部較成爲陸地的一部密度大，緊張的部分便傾向於一邊，就有裂縫發生而引起地震了。

有些地震，據林溪的意見，都是些簡單的地球表面的現象。他呼之爲「樓梯叫」的地震，并解釋這現象說：「譬如一個很重的人，走上一間老屋子的舊樓梯；他已上去好一會了，而樓梯還在「吱吱」地響着，這是因爲樓梯的每一級想恢復它本來的位置的緣故。幾萬千年以前，地球上北美，歐洲一帶，都爲冰河所覆；若干萬年之後，這些冰河熔化了，原爲冰河所壓的土地便被解放而高升起來，也發出吱吱的叫聲，就造成前面所說的樓梯叫的地震，這現象現在還在繼續着。

現在世界上共有四五百地震學專家在各處工作着，而其中至少有一百名都像林溪一樣的是虔誠的基督徒。說起來這和我們中國還有不少的關係，因爲當十六世紀的時候，偉大的基督傳道者法蘭雪斯·站微（Francis Xavier）曾想進入中國從事宣揚教義，使整個東方也成爲基督教的崇奉者；不意他尚未到達，便在半途上死了；他臨死時遺人將遺言送回歐洲，說是中國朝庭的大臣，對於科學極有興趣，以後來東方的傳教者，務需先有熟練的科學知識，如算學，天文，地理等。

（下接第二十二頁）

觀察通信版

痛定思痛·爲誰而戰·殺了又殺·此結怎解

燕樹棠教授主張作一次千人訪問　戰爭打開了許多亮眼瞎子的眼睛

——一齣時代煎烤的大悲劇——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九月中政府軍三戰三捷，於是引起了某一些人的樂觀，十月初共產軍發動游擊攻勢，於是又不免引起某一些人的悲觀。悲觀也好，樂觀也好，都是大海洋中的泡沫，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情緒昇華。當前的戰爭的本質，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競賽，誰能把握最大多數的人民並爲之犧牲？誰能把握最多土地而能使之生產？

人心失盡　對策何在

十八年來的內戰加上一個八年抗戰，有頭腦的軍人也都懂得了「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而「經濟又是軍事的助燃」。蘇北勝利了，冀東勝利了，跟着就有「政治跟不上軍事」之嘆，同時「要錢要命」之下的經濟問題的新混亂，更使人手足無措了。在十八年來剿過匪的人，有一張江西收復區的藍圖，以爲照樣描繪，即可恢復舊觀。八年抗戰的暴發戶卻連這點經驗都沒有，因爲一直敗退，並沒有收復過。於是連過去溫和的定縣主義都反對的燕樹棠教授，也不能不發出懷疑的嘆息：「時代不同了，環境也不同了，如果我們不作更張，承認了共黨的一切設施，那麼，又何必要打這一次仗？如果我們要不承認共黨所作的一切，我們的對策又在那裏？決不能一拖了事。」燕教授是認共黨已到了盛而極極而衰的地位，已經也「失盡了人心」，今天反躬自問地是有沒有對策。燕教授主張到民間作一個千人訪問，然後便可決定對策，他的意見是相當民主的。

且收土地　莫管人心

蘇北的收復情形與冀東收復以後的情形，原則上應當是並不兩樣的，只是蘇北有綏靖區，而冀東卻還在等候中央的專款。人心是不是能接收，是另一問題，但土地卻是首先接收了。土地政策不外乎「寬大」到（一）地主應有所有權，耕戶有耕種權；（二）一切賦稅地主與佃農各半；（三）實行二五減租，地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七・五；（四）地主土地得備價收回，耕種權則仍歸目前的耕戶；（五）不得有報復行爲。以此方式使無的人從「有」到「無」，使地主則自「無」到有，這現象很清楚，「收復即是復原」。燕樹棠教授已不必担心，條文上也許不明顯，但事實上則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

要命沒錢　要錢沒命

冀東是河北的糧庫，河北省政府當新二軍像游覽一樣地接收過十二縣以後，開始是以爲「要命有命，要錢有錢」了，結果卻像吃了苦果似的，這一點縣份已感到不易消化。河北孫連仲兼主席說道：「我們的困難是在於壯丁沒有槍枝，不能成爲自衛隊，老百姓沒有籌碼，不能協助縣政推進。我們目前的作法是由省政府籌撥復員費十億元，收復的大縣領一千萬，小縣領二百五十萬，先恢復地方的秩序，另外向中央請了一筆專款，數目已經忘記了，但決不如外傳七千億之巨。」除了省政以外，縣黨部也在分別恢復中，一位書記長上任可以領到開辦費三十萬，復員費三十萬。

有仇報仇　有怨報怨

共軍與國軍是在作游擊戰，人民與人民也正有這種情形，這一個階層的與那一個階層，也在從事於捉迷藏。國軍說共軍是在如何慘酷地對付「國特」，而國軍對

待某一些共軍的辦法，是用鍘刀像鍘草一般地斫下頭來。地主羣所組織的武裝還鄉隊，自然也在公開地喊出「有仇報仇，有怨報怨」，他們卻向曾經清算過他們的人，來進行清算了。

自治要錢　人頭納稅

河北省一百三十一縣，在這一年中從日本手中「受降」過來的是沿鐵路線的十六個縣及沿一點邊的合計爲四十二縣，能够執行政權的，除平津保三市外，沒有一縣是完整的。最近又收復了冀東十二縣，這些縣政的屬形開展要拖到什麼時候，卻也是一個謎。河北省政府從開始起，就不曾得意，平津三市的復員費，中央補助各爲二億元，但給冀府的卻是八千萬元。平津二市的年補助各過百億，但省府的補助費是五十二億，而保安經費卻支出了四十八億，餘下的四億能够作什麼呢，造預算人自已也會啞笑失笑的。從今年二月裏起，省府通知有收入的每縣「自籌經費」，沒有縣土的縣府，可以向鄰縣告貸，收復後再行清算。各縣分別按照田畝攤派自治捐，（山海關即臨檢關所收的過境人頭稅，即爲自治捐的一種）。同時並注意向大戶實行「平均負担」，這樣才使許多大地主雖在「轉加」到小戶之後，仍然憤然作色道：「這個和共產黨又有什麼分別？」到秋天徵實徵購以來，公糧有了着落，在九月裏，省府公告隨着新勝利形勢的到來，而停止徵收一切附加，要切實作到收拾人心的諾言。

變了變了　一切變了

隨着省政的開展，人員增加，支出增加，而中央的協款又姍姍來遲，這樣使牧民的父母官都頭痛不已。「我們今天的兩大工作」，一位專員坦然而言道：「一件是向人民要命，一件是向人民要錢。兩件那一件都不容易」。北平外圍有兩個縣，一個是大興縣，一個是宛平縣，都是「自治」的縣份。一縣長說「如果不讓區保甲長的子弟來當兵，我這兵役沒有辦法作下去，有命者決不願意出命；至於出賦不能全由中農以下的人來負担，，我到北平警察局去，和稅局長商量，我要那個他交出那一個。而南苑的黑地抗租，也必需有澈底的整理，不能把多數的負担專嫁到少數人身上」。另一位縣長則坦然承認，他們境地有個大煤田，過去有山西煤時不被注意，如今卻成爲天之驕子，隨便加一，即有幾千萬的收入，只是「上下交爭利」，雖以應付的是人事，是官交下來的不合理的了。他說，「不祇是上級長官不容易應付，就是「黑臉」的老百姓也强硬起來了。」過去是河南人來這裏作工的，如今只餘了本地人，最遠的也不過是房山縣人。他們挺起腰來和老闆討價還價，一言不合，扭頭就走，用三十六兩大秤的「白臉」的商人也不能不變得低聲下氣地來「談商」。這眞要用那縣長的警句了：「變了，變了，幾千年的事都變了」。

痛定思痛　爲誰而戰

十八年的戰爭又加上一個八年戰爭，今後的戰爭還有多久呢，誰也不知道的。但有一點，今日與昨日是不同的，在戰爭中打開了多少亮眼睛子的眼睛，使原來漠不相關「的爲他戰爭」，逐漸教育成爲「爲已戰爭」了。朋友，你爲什麼人而戰，也許已經想到，也許沒有想到，但不能不被拖着走，在走的過程中，不能不被迫有所決定。

在這大復仇的時代下，一批又一批的來了又去，殺了又殺。冀東的還鄉地主以受不了新的壓迫，又有連夜不及穿鞋而逃到大都市來的事實。這眞是哭不出笑不出的一齣時代煎熬的大悲劇了。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張岳軍去美就醫容有其他原因　歸國後返任與否仍爲未知因素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今春政協閉幕後不久，國內政局即由明朗的境地漸趨昏暗；在政協中對中共讓步的國民黨裏的自由主義份子，大受黨內其他派系的攻訐。當時四川省主席即有出缺之說，國民黨內各派系及四川地方勢力都推薦有人，競爭激烈，候選人達八人之多

。其中勢均力敵者爲政學系，復興社及財政集團三方面。不幸政學系提出的劉文輝（西康省主席）一下子就被當道否決了，於是最受人注目的是當時的重慶衛戍總司令王纘緒和糧食部長徐堪。復興社由於陳誠（軍）與蔣經國（團）的結合，力量大增，故王氏之出長四川，直是呼之欲出。政學系不甘示弱，提出吳鼎昌對抗。但徐堪吳鼎昌兩氏均不願放棄在中樞的職位。同時當局爲企圖緩和各派的紛爭，打算起用息影政壇已久的孔祥熙繼長川省。隨後二中全會開幕，國內政治情勢急轉直下，政學系大受打擊，翁文灝辭經濟部長之職，張羣內調已不可能，由此引起之川省政潮暫時消退。

事隔半年，此項政潮又在暗中波動。起因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委黃季陸之可能去職與張羣之出國就醫，尾礮是保安處長劉兆藜的奉令退役。此次川省政潮，可分三段來說。第一，黃季陸晉京赴牯之後，四川省黨部中流行一種傳言，謂有一天陳立夫在牯突然告黃：「吾兄主持川黨務有年，勞累已甚，總裁同意老兄休息休息。」（大意如此）這自然對黃是一個晴天霹靂。按黃氏爲西南派，在川任職期中一度與張羣打得火熱，彼此唱和；可是不久之前爲四川大學校產事，與省政府起過摩擦。另一方面他在職八年中，對川黨務也沒有多大貢獻。四川省黨部委員其中半數是黃埔系（陳誠等領導），另一半爲各派系包括CC份子等，黃氏本人本無多大權力，且須事事遷就各派系中的一半委員以爲聲援。黃氏更調之說，據傳爲CC所策動，因爲（一）四川地位的重要；（二）政學系與軍團合作的新派系是CC的眼中釘，黃既不能壓倒在川黨部中佔有最大勢力的後者，又與政學系交往，所以CC想推倒黃氏而據此席位。

第二，張羣的病是真的，雖是行色匆促，但其他的使命也許有一點，將來返國是否續任川主席，尚不可知。現在代理四川省主席職務的乃是新加入政學系不久的鄧錫侯（現任川康綏靖主任）。國府之明令鄧氏代理主席，據一些敏感的宦海人物，認爲有兩點重要性，一則可使張羣放心，二則藉此可以慢慢把鄧氏束諸高閣。自劉湘死後，鄧氏由前敵返川主持川康軍政，八年來，儼然成爲川康領袖，欲使此人退出軍政舞臺，殊不易易。而鄧氏又以恭順著名，所以又無法照雲南那樣泡製，於是把他請上政治舞台，然後明令退役。不過鄧氏之代理省主席，却在政學系中引起小小風波，那就是省府祕書長李伯中之請辭，此事是暗中進行的，報紙上幾乎沒有新聞發佈，不像黃季陸事的演染一時。李氏是政學系老角色，王纘緒作主席時任民政廳長，張羣兼任主席便改任祕書長，在張氏任中，祕書長實際就是主席；每當張主席請假或離職時，要公都是由李氏代理。張羣既出國就醫，由李代理，亦極自然，今既由鄧代主席，李乃憤而辭職。李提辭後，宦場中即傳李氏將繼任四川省黨部主委。本月中旬鄧氏正式就任代主席之日，省府一廳長告記者，李氏辭職之事已成過去，中樞電令李氏於鄧代主席三月代理期滿後再談。

當李伯中繼任川黨部主委事傳說甚熾時，李氏乃在省府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黃主委辭職事是實在的，本人繼任事不確，可能由曾擴情返任」。（大意如此）於是又牽扯出曾擴情來。記者春天在重慶採訪二中全會新聞時，見及一位與曾氏最親近的人，他說曾氏可能任省主委，但曾氏已予拒絕。同時與四川省黨部有關的一家報紙用頭條大字新聞刊出曾氏即任主委的新聞。曾氏現自命爲國民黨中的超然派，可是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復興社的。自西安事變後，聲息全無，但却作了不少重要的職位，本年春天是陸軍大學政治部主任，現在又加上重慶行轅政務處長。陸大事實上是受政治部主任掌握的，行轅政務處長也是主任而外的最大角色；自然在個人或團體想來都不至於要曾氏出任川主委。曾氏繼任主委的話，只李氏說過一次；幾天後成都中興日報（即中央日報）有一條專電說是黃主任已接受主席勉勵打消辭意，此一消息所表明的劇變，不知又牽入多少人多少派系的活動在內。

前兩件事是九月前半月四川政局的主潮，九月後半月的主潮則爲保安處長劉兆藜的明令退役事。劉兆藜屬劉湘系統，爲人忠厚老成。劉湘死

時，他是在蘇皖前線作戰的師長，中樞調他回川任保安處長，直到今日。據傳繼任者是曾任過副處長的王元輝。王氏是復興社又是青年團中的人物。劉氏退役令經中樞頒佈後，與情騰沸。這是因爲劉氏本人任職期中無劣跡可尋，（可說是川省府中八年來唯一清廉官吏），且順利平定過若干次足以影響大後方治安的民變與夷變。首先是省參議會發起領導各縣參議會請求中樞准予延役，繼之是各保安團隊指揮官聯名請求退役與劉氏同進退。然此事終因種種其他關係而成過去。最近中樞已昇劉氏以省委之職。

我們只要看四川省黨部同省政府內各派潛勢力的消長，也可以推測到國內一般政治的氣候了。

（十月一日寄）

南京的外交圈

英大使施諦文：型典的英國紳士
美大使司徒雷登：忠實的傳教士
加大使歐德倫：一個豪爽的軍入
蘇大使得羅彼夫：另具一種感覺

彼得羅夫連日分訪有關各方
美蘇使館往來頻繁引人注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王世杰部長這次從巴黎回來，帶給了南京外交圈不少生氣。王部長鄭天在明故宮機場降落，下機時第一個趨前握手的，就是法大使梅理霭，他熱烈地以法語跟王氏候好。王告訴他說：「這次在巴黎備受法政府款待，不勝銘感！」梅理霭笑得張開一口大嘴。爲了九龍的治權問題，施諦文大使曾訪過王部長好幾次。首都人士都爲這件事感到憤慨。外部發言人情報司司長何鳳山爲此事曾發表一篇談話，謂英方雖因軍事需要，但仍不能中止我在九龍的治權；而且所謂軍事需要，實在也需要點解釋。談話中的這一大段後來大概是因爲施諦文訪王部長的結果，通知各報館刪去。但中央日報全文登了出來。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英國的作風，然而英國新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包毅德中將率屬員乘旗艦「貝爾法斯蒂」號訪問首都，外部禮賓司司長李駿曾代表外部登艦歡迎。我新任海軍副總司令桂永清也曾親赴艦拜訪。王世杰，白崇禧等首長也正式歡宴包氏等，大家都熱烈舉杯祝賀兩國友誼永結。英國商業訪華團已離英飛華，十月初可抵南京；克里浦斯夫人也訂于十月五日由英飛港，南京當局特派專機赴港迎接，預定九日抵京。這一切都在顯示另一方面中英的外交又何等親密。新聞記者去傳厚崗九號英大使館訪問施諦文，他老是那一套傳統的英國紳士作風，甚至參事華麟哲，也强作道貌地賣弄那一套！

與其說司徒雷登是大使，不如說他還是傳教士。他天天忙着迎送客人或被人迎送。雖然他熟透了中國的一切，然而忠實的教育家和傳教士怎能鬥得過政客們呢？於是乎他祇好在禮拜堂裏證道，並禱告上帝的幫助。馬帥行館和美大使館新指定的發言人康納士，祇是馬帥和司徒大使日常生活的報告員。美國人是聰明的，與其說協助中國，還不是協助他自己！美國人知道，中國人也知道。倒是加拿大大使歐德倫將軍爽快。他是一個標準軍人。每逢同人談中加問題，他便說：我來華是幫助中國；幫助中國，就是幫助加拿大自己！爲人慷慨，坦白。所以最贏得外交界人士的敬仰。不過話得說回來，也許中國和加拿大的外交關係，不過僅是一些經濟的關係，加拿大又無其他的野心，與他人無爭。

彼得羅夫是神氣十足。小汽車前有「USSR」的紅牌子，和一幅有小鐮頭的紅旗，使路人如見馬歇爾將軍的五星牌和五星小旂，有另外的一種感覺。最近曾屢訪王世杰，表示對國共的談判，他要過問了。最近葛米羅柯在安全理事會指責美軍駐華引起國際的磨擦，史達林率直地告訴記者美軍駐華有礙世界和平，這委實給南京首長一個刺激。司徒雷登給記者們問昏曰，他連說不願談論。南京的有關當局也不曉得如何應付。連日美蘇

使館來往頻頻，眼看來，以後彼得羅夫在南京的外交圈將大顯身手了。

在南京的大使，公使，代辦，着實不少。像挪威的奧爾，墨西哥的易斯克瀾，可是靜靜地躲在一角，連名字也陌生得很。九月十六日那天墨西哥國慶，易斯克瀾大使全副戎裝在國際聯歡社以鷄尾酒會招待嘉賓，到會的人不少，但都等於老朋友在茶館裏碰頭，到頭來易大使同他的太太冷清清地坐在遼遠的一個角落裏，會未終，客人已紛紛辭去。相反地，美大使館舉行酒會，蘇大使館舉行酒會，熱烈的情況使人感到一切都以主人為中心。外交的集會正表示國際間的勢利，這世界就是充滿的祇有利和害！

說到南京的外交圈，誰也不會忘記李駿氏。這位外交部的禮賓司長，甚麼外賓蒞臨，他得去歡迎，去陪客，這種「迎送」的生活不知他感到怎樣。也許在李司長這種生活裏，就是南京外交圈裏的哲學！

本刊啓事

一　定戶注意

凡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查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 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 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 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迎歡匯款續定。
4. 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 本埠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外埠在十月三十日以前訂閱者，仍照創刊所定優待辦法優待（付九千元者八折，付一萬元者七折），概以郵戳爲憑。
3. 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定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二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山野行記

（一章小說裏一個人物的四段日記。時間：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

卞之琳

一

（析城山中）山坡上好大一株柿子樹，在這個晚秋的斜陽裏，結了累累的紅果，不下千點點，遠望去宛然一樹紅梅帶苞，任鴉鵲在那上面棲息與旋飛。還怕沒有東西點綴這裏山野的風景嗎？爲什麼不打下來吃呀？

回答不出來，老頭兒只是說他和他的哥哥鬧翻了，兩個人誰也不准誰打，去年是他們的老娘打的，今年就讓它餵鴉鵲了。

山裏人壽命也就跟他們的脾氣一樣硬。五六十歲的人了，還有哥哥，還有老娘，鴉鵲的口福還可以繼續十年二十年吧？不，即便到他們的墳上長了草，除了鴉鵲還沒有誰敢碰他們弟兄倆的柿子吧？

可是老頭兒却很得意的指點着說了：『看那邊還有一棵。』

那一株小一點，上面也當眞結滿了紅柿子。

『這是高家和王家的，』他解釋了，『也鬧翻了，大家不打，已經三年了。』

隨他們去吧，我們懶得告訴他也許仗就要打到這裏來了。

二

一早從旅部回來，一夜的大風雪還沒有停止，出了村子竟不辨昨天所由來的路。路根本就不見了，完全被積雪掩住。原野裏沒有一個行人或行人所留的足迹。紛飛的大雪比濃霧還迷濛。近在目前的太行山脈完全消失了，叫人全然不辨了方向。不願意退回原處，勉强着瑟縮不前的坐騎擇路前行，走了十幾分鐘才想起了身邊有指南針，拿出來一看，竟發現恰好違反了要去的方向。於是勒轉了馬頭，選了東北方面向之進行。雪積在大衣上，厚過三分。白茫茫一片在面前，單人獨馬像從無中來又向無中去，就帶了二十尺半徑的一個圓圈，其中有一些高低的面，有一些縱橫的線，有一些凹凸的立體。倒有點喜歡這個蒼涼的境界。可是脚已經不覺得還踩着磴子，手也僵得拿不住繮繩，眞有點『不勝寒』。二十尺外猛然招呼過來了一聲雞啼，從近在旁邊的無中放出了一個人家的記號！向之策馬而去，隨即在一個農家享受了彌覺可珍的人間的溫暖。

三

房主人十分殷勤，帶我們到五里外的深山裏叫廟溝的地方去看廟。廟不甚大，爲明代遺物，建在谷中，四面都是削壁，廟前及山徑上種了不少柏樹。廟後有池，夏秋水田池中經廟底下流至廟前戲台底下，然後下注，看來廟本身就是一條橋。冬日水枯，十幾丈長的橋洞也就成了山洞。我們發了豪興從洞裏穿行了一次。

可是我們認爲奇觀的是另一點。房主人在歸途上順便指點給我們看了一所石屋，告訴我們說是一個光身漢住的，也就是他一手開劈了山坡那些田。孤獨者原先據說住在村子裏，後來發瘋了。發瘋的原因是民國九年他逃荒到山西屯留的時候，發見他的嫂嫂在他哥哥死了以後被另父騙去賣掉了。以後他就回到河北來，在這裏山崖邊一個人過活。

隱者不在家。我們從樹枝編的院門縫裏，又從院後高處的石堆上，看了看他的房子。院子雖小，除了居住的石房，還有一間門房。院正中供紙畫神像，上書天地三界，旁貼紅字對聯（聽說是他自己寫的）：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地居」，

下坡的時候，恰好遇見他從山下回來，挑了拾糞的筐子。人已經近五十歲了，還只像四十多歲，只是面下縐紋很深。

『你穿了新褲子了？』我們的嚮導跟他招呼了。——果然他穿了藍布新棉褲子，好像預備過年（當然是舊曆年）的樣子。

可是我們還沒有交談，遠處嚶嚶的一陣響，一會兒天上飛過了一架飛機，房主人和我們匆匆下山來，談論着是否日本的偵察機，大家忘記了那個孤獨者。

四

昨日下午天氣那麼困人。因爲頸後兩個大瘡在作痛，覺得特別疲乏，側躺在卸了子彈回去的騾車上，就在那一塊方方的平板上，讓顛來顛去，用兩手分抓住了板邊，看看微微轉青的山坡，居然也能朦朧入睡。

還是寄住民家。在外找了一些東西吃了，回來就睡，就讓同行的牛宋二同志和房主人一家人在我的炕頭前談話。睡夢中忽然聽見同志們叫我吃宵夜，我以疲乏與痛楚而懶得起來。忽然在我的頭邊送來了一碗加棗子煮的小米粥，由一隻帶一個銀戒指的女手端着。我只好半睜着眼睛，接過粥碗來吃了，覺得很甜。

今天發現這一隻女手是房主人家的一個小媳婦的，而且這隻手還給我已經破了一點口的兩顆瘡擠了膿。

因爲瘡痛，承同行的同志好意等我在這裏休息一天。他們上近邊的鎮上去玩，我在檐前坐在階石上伏着櫈子給勻寫了一封信。

『寫給家裏太太的？』那個活潑的小女人笑着問我說。

『不，不是』我囁嚅着，倒覺得很不好意，羞得越越發笑出聲音來了。

過了一會兒她也拿了一張紙來要我替她寫一封信。

『寫給誰？』我就問。

『給一個兵。』

我才發現她的年輕的丈夫正是在外邊從軍已經出去了一整年了。他在家裏和老婆鬥了幾句嘴，給老娘責備了一頓，恰逢戰爭就波及到附近了，就一生氣，去參加了軍隊，出去了他彷彿也就出了氣了，從河北省的南宮縣寄來過一封信。

小媳婦要說的話當然首先是報告公婆及其他一家人上上下下都平安，其次報告今年有『代耕團』的組織要給她們家耕幾畝田，因爲她是『抗戰軍人家屬』了。到河邊清洗被單，她也想報告，沒有人幫忙絞乾它也不要緊，她發明了把濕被單的一頭纏在一棵小樹幹上，自己就可以捏住一頭絞，也可以絞得很乾。她想帶兩雙布鞋子給他，可是無法帶，結果捐了兩雙給附近的駐軍，作爲慰勞品，這樣也等於送給了他，因爲他在外邊也會收到老百姓慰勞他們的鞋子吧。

還太好了，可是信還是寄南宮嗎？那裏半年來已經打了好幾次仗，軍隊也不會老是駐在一個地方。還好，還有番號可查，我就答應了把信帶到部隊裏託軍郵探轉，雖然不保證一定轉到。她很高興，彷彿作爲預先的酬謝，兗我棉軍服口袋穿了，就要我脫下來給她拿去補好。

牛宋二位回來的時候正撞見她在替我補口袋。今晚上宋就提醒我說這邊的部隊裏嚴禁與民家婦女過分的接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笑了。我如果感到了一種感情，我想，那不是對於特別一個對象的感情而是一般的對於人的感情。我如果從那個小女人那裏接受到一點感情，我相信也只是這一種感情而已。

（次日）今早上出發的時候，聽說『代耕團』已經照預定的上這一家的田上工作了。小女人就老早在那裏幫着燒水，煮稀飯，預備送到田裏去。昨夜下過了一場大雨，土很濕潤，地上樹上都充滿了生意。一路上到處看見人忙着犁地，完全不像戰爭隨時令逼來的地方。每一塊泥土的翻動彷彿都是一個對於破壞的戰爭的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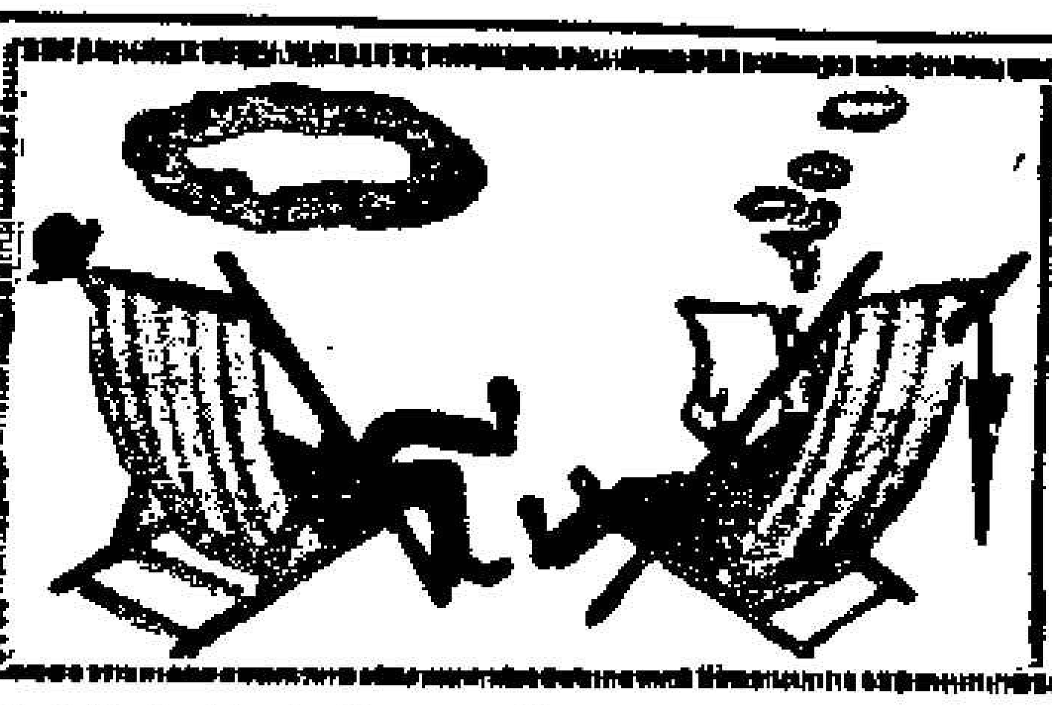
（上接第十五頁）

於是許多最優秀的年輕的候補傳教徒，便先被送入羅馬學院去進修上述的各門科學。其中最早的畢業生之一利馬竇（Father Ricci），便是第一個進入北京的基督徒，因爲他是當時歐洲聞名的數學家。他到中國後曾任欽天監并翻譯歐幾里特的幾何學爲中文，著有萬國輿圖，乾坤體儀（此書現在全世界祗有一本存巴黎國立博物館），渾蓋通憲圖說等書。從利馬竇以後基督徒到中國來的，一日比一日多，基督徒對於科學的研究，也更精深了。

林溪原是英國人，九歲時不愼被打穀機軋去左手的兩個指頭。二十歲時到美國加入非立但而非亞（Philidapia）的耶穌教會。他的上司發現他極有物理學的天才，便派他到荷蘭從研究宇宙線的先驅者鐵特神父（Father Theodor）讀書，又和當時地震學權威賽貝教授(Professer Herbert)研究地震學。一九二〇年到福丹大學當講師，創立完備的地震學實驗室。

據說他之所以有今日這樣的成就，還虧了那九歲時所受的創痛。因爲他本想當一個傳教師，但是失去了指頭，被教會認爲不能在祭壇上把聖餅拿穩而拒絕。他於是發奮努力，一方面學習使其餘的指頭可以任意工作，一方面以博學贏取人們的同情，終於在一九二六年掌了杜白林教區。所以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功，决非偶然的。

尾頁



鳥的浩劫

張鳴春

的　水儘看的○木界是沈見之北，，區　丁的你，
活　了老到人睛精○人的人交過欲爲的　嗎歌有還
暮在○農破，朗光現的綠家，去伐蔽樹長？壁沒了二
，一　在收幾天，在家霧，遠的殆我木江　已有空十
我個　李茅里氣有的鄉，但遠鄉盡兩，下　逐覺前世
看爵　着屍之，如鄉與綠見看村○方八游　漸察的紀
過淡　瘦旁遙目和村鳥霧一去，例的九若　在到浩的
一冬　牛有，力倚，的裏覇，春如部年千　滅枝規鳥
羣天　飲偃就好頭樹世却深不夏蘇蹤來地　少頭○類

看變地方　金木瞎人上○合猛用咬！，扭弱彼檢，看是本者有　飛不奇空的地麥處樹的　枝寨意，很飛無飛寒破
過成方，　屋理之零的不，擲自着可那，處○樹用過無是竹看　傷顧的戰，帶縣澗地間　棲耐的不，，枝不空逐
許周○多倡了想間檢枯像還，已向是到緊，它枝嘴一巢鳥簷見在的頸笑，曾，東着帶頭他息空霖能但不可散裏的
多知┐是偏○處，着枝在工如的上不枝銜左先去巴隻怎類相這春鳥子臉兒發士鄉┐還就們棲力風永是錯棲，啞┐
熱的森人有　造就做在太作此體飛斷居着一對做扭┐麼　！○般天自醒，童生著，巢移集爲息，舞久飛，，無啞雖
帶名林類鳥　　可燃菓平才識重，；然前啄那造扌八掰蜜道無，天痛仰們過鳥樹荒，體要的想，的呀天天樹哀鳥
作詞蔽作巢　所以料多時算十，然於折傾，樹巢背哥？月季樹你而，着帶同與本└那的解○得或作，空空可叫└
賊○└賊的　小在，，，完個向後是了後右枝的背└我，節可還壁等頭着族邏殘，知向洪　揀是若飛大征繞，，
的我巳的地　小林啪無地成回下利再！倒一籌苦的鳥曾可，巢沒○待，驚的移存在到多住　一比詩呀的鳥，翻在

負生偶記 (四)

還對少的之能意
○之，○感以昧
印則唐○語深予
像言人人言遠於
微情絕之道微詩
茫朕句理出茫獨
○物，知之：喜
因，正爲時每唐
其不合分，有人
微得然析讀所絕
茫不情的之感句
渺簡上，恆而○
忽約之而有無以
，，要感言以其
轉簡求情我自字
覺約○則之遺句
意則蓋爲所，蓋
趣言字綜欲┐少
深人句合言不，

樹爬毛着逍鐘拉保在，？本處避命　舉發大曾投北紙廠到被次　頻兩序過在生進鏡
枝出未樹災遠○人一幾一，處作傷　動時是想降的上雀那變世　啊足威這它疏叢頭
上巢轉狂雜慘踞家顆個罵你要戰○戰？，模到後廠認的房的界我！直務植們鳥林，
，外的飛快○樹多鳥人姑看動，夫爭　廠內不的雀爲小屋房大們　立它援有類，只
跟，雖哀要他的的巢一料過搖架除是　雀戰前日成奇小上屋戰只　怪們亂史的就見
踏在鳥叫降們聲大幾張糾那鳥搖臨鳥　們在不本罵聞窠附，，知　物的它以怪聽戰
欲搖，，臨好音樹乎大旌棲類炊難類　方關後去的，巢有絕有道　┃生們來叫見七
墮晃嚇那，像比根有餓七象的飯，的　有外，，飛說，無想無第　┃存的未，各們
，的得羽繞知袁上一，兵嗎國，掩致　這爆當誰到東報數不數二　人的秋看異種踏

國都去人止的矮接擊顧步多不或，居唱與養特維帶增○鳥　○帶身○蛋碎一餵助他
梧市，類渴剛童塔的的於鳥得是一的的時不常的無加他居　血上在黃的聲子，們
桐馬若如均旁踏處風屋屋只不地時習心俱夠態生須，們民他　紅嫩體蛋彩，愈樹的
上路千果造矮肩，車層角有生上恁慣情增，○殖在︵的所們　肉毛溫才色滿拉幹交
發旁鳥鑑把樹慢或中，，在存居法，與，恐︶李樹搞死遺常　，空海，蛋地愈開毋
展新類續巢上可是軸暴老貓○住邊巳閒巳而他，上查亡遇遺　顛隨存四殼雛快始，
的栽將愚來，攀在頂風鼠子因，到經暇沒心們逐巢江大的遇　動處的處，巢○傾愛
，的會難了欲接兩頭而常常此但水養○有理的能居南大災像　不，死飛粘○嘩斜莫
偕法向下○竊到個的豔光散許又裏成巢歌，營保的十的難廣　巳有雛灘着破啦，能

能是續繞一議○們造；所切住┐，林鵡子　意羽晴鳥○費　蛛
迷人└的聽，你部物但有生行懸造綠巢裏　思，陽歌聽失　嗎
人間閃歌畫在曾是特他時活的宮一葉與，試？這下，不對鳥？
最所樂喉眉春依天賜們間，間└所中人牠想　世論看到人類
能有變嗎，晨過巢的並，都頸，小，跡們在　界快不春類的
辦變化？百的李的優沒盡是煩沒巧各罕會承　還的到朝是遺
足音，那舌枕漁廣待有是娛擾有精還到在乎　有樵牠枝不殃
人中實種或上的　○學假朵，衣緻天的蛇竹　什鐵們頭小，
們最在天流，扯者他貧期；一食的才幽巢日　麼簡在的的這

台哈·萊勞

外一台志勞國無插可乏余
皆般在于萊內不動笑床偶
然市美模哈有華作處；觀
○民國做台沒强，究顧勞
︵文亦早爲出淺自竟同萊
靜化巳別樂息籌以何觀哈
︶修成濃者之，爲在者台
貪爲？，電完┐○時之
之┐雖何影金滑勞發作
低明然以演違稽萊笑，
淺星，竟員反└哈音總
，└勞無以人，台，覺
固突萊人模情單之不索
中，哈有做○則穿知然

戲網力成頑上　不
訓七，，童的　信
了次不你破鳥我由
蘇終及能壞巢看你
格底那說，，到○
網於在牠永不一
王成風們遠斷顆
的，中的造的灌
蜘且結毅不爲木

來，個上　算果聽
豐聽○不　得你覺
富當樣可鳥此有的
豐與子少類生過一
富鳥的的是不這種
生類人朋人盡禁她
活爲類友類○驗音
的伍生，精　，，
內，活┄神　才如

人哥樹見里春　進得中枝，，有殘東人　了光人一什姑託意容
，的上老外天　一○的造於禁個鳥坡材　○景鳥體麼不，義，
無鳥，沈的，二步我雛巢是止什雀在交鳥　，各└物論晉的事
須巢　屋個去十的實鳥，鳥兒麼└┐遊類　也得氣我這亦○智
塑○纔後農動作有在，讓雀童武一記的本　就其象兩棲愛┐學
腳身着矮老間前趣有便人便傷陽文先○不　勢所，忘境吾衆習
，材農矮沈難的經比嘆竊敢害君裏大記拒　豔的軍，界廬鳥生
便高處的○村一輸這爲見在鳥其，人得絕　羨幽想天，○欣命
可的八棟只三個○更離其低雀人說不蘇與　的開這地有└有的

難教，鳥我　遙界雛想類，，　猜神的辨於望然到玩親和鳥說　總沈意的總蛋：時可下的說甚過從大沈高以我直
免助無類，遠好，起隔他巳　時情○議響下胆海弄命鷗，　是家默咯是玩┐候以來花，遞他來小說的如間探
惻，法遺本作了像愈一絕們遺二的，蓄人覺飛怯上○令鳥人海後壁從認咯在玩喂，○賞斑他的們不人，樹此老巢
惻雖反了不爲○鋒過切，將了十安不意類性○，，誰他斷，上來還不似兩樹再八照不玩卵們好一准等多上大沈裏
同是抗這暇人　近愈衆游要空世詳會補微的我猩那知驅混每有看○失的聲上還哥例過幾或有鄰次也逝年去祖，的
悲異，意自類　末大生之格前紀自有捉妙鳥很像些他幾，天個劃　約，，半○，招這天小時居○不同來做，這卵
了類又外宴一　日，間若外的山在互朋的類相，鷗明隻他到歡列　，但好九└拿呼樣再八把○處會貓，窠不八或
○，無之，份　不這的汙與浩鳥也相友機，信不鳥天家的海喜子　原是像半八　一做這哥巢老得驚子他○到哥雛
也人災但的　甚世距；人類頻？無心能富肯疑再去父邊鷗上　物老會拒哥隻聲的部棒內沈讓擾，家老更何○

中宣部甯(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福利多

黛綢

永不褪色之深色印花布

意義：色中點綴，宛如眉黛；黑白分明，綽可代綢。

特點：色深而不褪，性柔而挺括，精細而耐用，新穎而大方。

用途：單，夾，襯，棉，無不相宜。

每二碼有永不褪色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司布號均售